



[古希腊]
狄奥多罗斯 著
席代岳 译

第一卷

希腊史纲



ΔΙΟΔΟΡΟΥ
ΒΙΒΛΙΟΘΗΚΗ
HISTORICA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古希腊]
狄奥多罗斯 著
席代岳 译

第一卷

希腊史纲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导 读

古典史学传统与狄奥多罗斯的《希腊史纲》

翁嘉声

本文将详细介绍公元前1世纪希腊史家狄奥多罗斯·西库卢斯^①(Diodorus Siculus, 公元前约89/90—约前30年)及他的 *Bibliotheca historica*。^②有关狄奥多罗斯的相关研究著作非常稀少,与其他著名史家如希罗多德相比有天壤之别,但他仍是位有思想的古代史学家,奉行古典史学传统(classical historiography)的一些基本立场,留下了一些重要史料。本文拟先对伟大的古典史学传统做介绍,以便我们理解狄奥多罗斯与其他史家的不同

① 原意为“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希腊人单名(如“苏格拉底”),不过常会加上一些指认的方式,如父亲名(Socrates, son of Sophroniscus)或出生地(Socrates of Alopeke),但是甚少人如狄奥多罗斯会以如此笼统的地方来定位自己或被定位。阿捷里姆(Agyrium)是小地方(McQueen 1),但狄奥多罗斯在叙述中常夸大它的重要性,在《世界史纲》里出现的频率超过其实际上的重要性。这或许只是单纯爱国爱乡心态使然,这种现象也常见于其他古代作家。如果阿捷里姆有分量,那史家会被称为Diodorus of Agyrium,而非Diodorus of Sicily,如另一位史学家Philinus被称为Philinus of Syracuse,或Timaeus为Timaeus of Tauronmenium,两处皆为重要城邦。另一个思考方式是:阿捷里姆并未因为狄奥多罗斯的成就而获得抬举,成为受瞩目之地。

② 一般译为《历史丛书》,本文从书名,以下通用《希腊史纲》。该书最多存留的部分是希腊史及希腊化史,还有论及其他地方的风土人情文物,遑论尚有一定规模的罗马史留存,仍可清楚看出整书的世界史规格。

及共通之处,然后再深入狄奥多罗斯的《希腊史纲》。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古典史学传统;第二,狄奥多罗斯,“古典史学的威尔·杜兰”;第三,简述《希腊史纲》所涵盖的历史时段。

一、古典史学传统

1. 古希腊第一位史家:荷马

柏拉图说荷马是第一位“悲剧作家”^①,其实在许多方面他也是第一位希腊史家。荷马已经拥有历史概念,知道他所叙述的事迹发生在很久之前,而成就事迹的人比今天的人还优秀。更重要的是他有种自觉:他所歌咏的这些人物及荣耀(*kleos*)将永世流传,因为凡人寿命有限,而诗歌传诵功业,会与神明一样永生不朽。数世纪以来荷马史诗对希腊人而言几乎是对过去的唯一记录,塑造希腊人是同一民族的自我认同,而这认同又与过去英雄那些被歌颂记录的光荣事迹相连接。荷马史诗揭橥的英雄价值,如阿基里斯(*Achilles*)宁可为战斗获得光荣,选择短暂生命的价值观,深刻烙印在希腊人意识之中,使得希腊人以过去为模范,来形塑现在。没有严肃的古典史家会忽略荷马史诗这灵感的来源。

另外,因为《伊利亚特》是有关战争的史诗,希腊史学便常以大型军事战役及相关活动为首要主题,使得古典史学基本上是政治、军事及外交的史学。从另一首史诗《奥德赛》希腊史学接受有关旅行及奇观(*thaumasia*,

^① “Proto-tragedian”, *Republic* 10.595c, 598d, 605c, 607a; *Theaetetus* 152e。此处姑且假设荷马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有关荷马史诗如何产生以及“作者”是何种意义,请见翁嘉声《英雄之名存于史诗之中:荷马之伊利亚特》,《荷马史诗(一)伊利亚特》,猫头鹰城邦,台北,第15—43页。

wonder)的叙述。所以,希罗多德《历史》前半部对各文明的民族志及地理志的介绍,可算是受到《奥德赛》启发;从第七章起的后半部集中在波斯战争本身,灵感则来自《伊利亚特》。

荷马史诗除主题及目的外,还传递给希腊史学一些重要特征,如以第三人称进行叙述、历史要以拟真(verisimilitude)来模仿、要再现曾经发生的行动(ergon)及言论(epos)、交代行动发生的原因^①以及使用崇高、正式的语言^②来进行叙述,以保存这些行动,免予后世遗忘。因为英雄同时是位既能行动又能高谈阔论的人^③,所以除在战场上阿基里斯以军事行动赢得胜利外,年迈的英雄尼斯特(Nestor)在会议中则以言辞贡献智慧计谋,奥德修斯更是智勇双全。因此,演说词也成为古典史学在呈现角色时的特色之一。^④

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及其他更多史家都生于、长于这样以荷马为宗的文化传统里,决心在史学领域与荷马一较长短,因此希罗多德辩称波斯战争配得上,甚至胜过荷马的特洛伊战争,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则

① 这原因经常与神明的干预有关,这是诗人与古典史学最关键的差别之一。

② 因为荷马史诗是用爱奥尼亚(Ionian)希腊文写下,所以古典希腊史学三大家也是用这方言书写。

③ *Iliad* 15.234—235, 374—376; *Odyssey* 2.270—272, 303—3050.

④ 这种对英雄的看法使得雅典公元前5世纪的政治家除了能领兵作战外,也常是杰出的政论演说家,如修昔底德笔下的当代英雄伯里克利(Pericles)。演说词在古典史学中的重要性不仅是修辞功能,也反映出三大史家所处的雅典民主政治,因为公民在民主政治中以论述(logos)表达政见、说服同侪,其功用正如战争中的实际行动,可以决定战争或和平。罗马共和元老院里的辩论当然也鼓励演说词出现在史学之中。所以不管古典史学里的演说是否真正发生,演说词完全符合这时期古典政治的性质。但在希腊化及罗马帝国时代,民主政治不再流行,演说词变得越来越没实际意义,越来越形式化,所以会逐渐出现埃弗鲁斯(Ephorus)认为的史料收集及分析远比准备演说词更费心费力,而狄奥多罗斯则批评过度使用演说词除了显示出史家多言及缺乏品位外,还会割裂历史叙述及阅读经验的完整性(《希腊史纲》里所谓的“第二前言”),所以在他整个作品里只有四个地方有演说词。随着这种政治环境的消失,演说词真的变成修辞装饰,只余“赞颂词”(encomium),赞颂独裁者。对史学里的演说词是否实际反映出真实情形,仍极具争议。

又胜过波斯战争,值得成为史学著作主题,而且读者能从中获得更佳的实用效果。其他后继史家又与这些经典史家争锋,间接也以荷马为典范。荷马因此树立希腊史学典范,提供如何呈现过去的经验,决定哪些人物事迹值得永存人世,让后来的史学家及阅听者效法依循。荷马因此是希腊第一位、最重要的史家。^①

稍后于荷马的赫西奥德^②写作系谱作品,如《女性类别》^③,以女性来组织希腊贵族最在意的血统世系。其他诗人在公元前五六世纪之交书写建立城邦的故事,或以地方^④或族群^⑤为主题的作品,建构、巩固相关人民的认同感,丰富史学的传统。另一群以品达^⑥为首的赞颂运动竞赛胜利(*epinician*)的诗人,歌颂泛希腊(Panhellenic)四大运动会^⑦夺冠的当代英雄,确立现在正如过去,可以成为成就永世荣耀的场域,使得当代人因为体能、技艺及智慧的优秀,获得如荷马英雄般的永恒荣耀。更重要的是因此诗人也是臧否人物事迹的裁判,透过他的歌颂使人物事迹永存人世,也透过他的批评使得一些角色注定沉沦。这些也都算是希腊史学的前驱作家。

这些在希腊社会被认为以诗歌为主要媒介,凝聚传统智能、深受缪斯神灵感启发的诗人和古典史家有何不同?如诗人西摩尼得斯^⑧留下的残

① “第一位”或“最重要”皆是 *proto* 之意。

② Hesiod of Ascra, 约前 750—前 650 年。阿斯科拉(Ascra)在皮奥夏(Boeotia)地区,但确切地方不详。

③ *Catalogue of Women*。

④ 如 Xenophanes 有关 Colophon 城的建立或殖民意大利的 Elea。

⑤ 如 Herodotus 亲戚 Panyassis 所写的 *Ionica* 可能是关于希腊的爱奥尼亚族群。

⑥ Pindar of Thebes, 前 533—前 443 年。因为他歌颂现代英雄的优胜者 *arete* (“品德”)时,方式、内容及精神都与荷马相似,因此品达时常被认为是希腊古典时期最“荷马”(Homeric)的诗人。

⑦ 分别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部伊利斯(Elis)地区的奥林匹亚(Olympia)、德尔菲(Delphi)的派提亚(Pythia)、科林斯的伊斯特米亚(Isthmia)以及伏利亚斯(Phlius)的尼米亚(Nemea)四大宗教庆典里的运动会。

⑧ Simonides of Ceos, 约前 556—前 468 年。

篇与希罗多德所写作的波斯战争,诗人主要甚至唯一的目的是纪念、高贵化那战役里的人物与事迹,将他们与荷马史诗里的英雄相联结,并非以理性(logos)来研究、分析其中因果,进而提出实用知识,而这些正是“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倡导的概念。

公元前6世纪中叶开始的爱奥尼亚知识革命强调人类的理性思维(logos),挑战之前诗人的神话思维(mythos)。这个由哲学首先发难的理性思维认为这宇宙是有秩序的、是和谐的,宇宙万事万物背后有其运作原理(arche);人是理性的动物,若能掌握这原理,便能以简驭繁。这种要摆脱以神明干预来理解世事进展的新尝试,进而强调事理自有其运作原则的思维方式,浸润到希腊人对过去的理解中。^①赫卡提乌斯的《系谱》^②整理取自荷马及赫西奥德的贵族家系血统,排除其中矛盾,以理性解释神话里的稀奇古怪之处。他的《寰宇志》^③以直布罗陀海峡为中心,依逆时针方向讨论环地中海各地区及各民族的生态景观及风土人情。赫拉尼库斯^④的《亚哥斯赫拉神女祭司纪年》^⑤提供一个以地方历法为据,将全希腊发生的大事准确记录其上的编年架构。这些作家都是在希罗多德之前或同时的。此外,他们多以散文^⑥书写希腊的过去、不同民族及其地理环境,并以理性心态来分析事件。

所以希罗多德同时是荷马典范以及爱奥尼亚理性思维的继承人,以特殊的诠释为当代读者、听众再现他所要叙述的波斯战争,解释发生原因。他本人也是这场知识革命的主要贡献人之一。一方面,他的史学相当“荷

① 例如,希罗多德便以正义(包括报复)来解释波斯战争爆发,但荷马史诗可能会追溯到帕里斯(Paris)受命判决哪位女神最美。

② *Genealogies*. Hecataeus of Miletus, 约前550—前476年。

③ *Periodos* 或 *Periegesis Ges*。

④ Helleanicus of Lesbos, 约前490—约前410年。

⑤ *Priestesses of Hera at Argos*。

⑥ 爱奥尼亚知识革命如果就书写文体来说,也是“散文”革命。

马”：他遵守荷马对过去的定义，不认为历史只是所有过去发生事件加总起来，而是择取其中一面，主要是那以战争为主的人物及功业，记录、追忆这些过去，借此来纪念及宣扬过去的英雄事迹，成为后人典范。这些正是古典史学的主题。所以希罗多德的成就不是取代，而是挑战荷马，要以荷马的启发为基础，扩大荷马以降的传统。他之所以被称为“史学之父”是因为他敢于面对史诗传统，勇敢提出有理性的“自我”来介入历史叙述之中，提供对过去的新了解模式，成为“史学的荷马”，新的模式是为了响应当代爱奥尼亚知识革命要求更准确、更广泛的知识，能够用来形成新的道德典范，来教育以及形塑统治阶层，这更是他史学的实用目的。他的史学要教育新的统治阶级，正如荷马之前歌颂人中之龙的英雄一般。这样要求更多、更准确的知识以及用这新知识所建立的新典范来教育当代精英阶级，正是我们所谓的公元前5世纪雅典启蒙时代的产物。在这方面，史家和辩士^①一样要将实用知识运用到政治生活之中。难怪亚里士多德将史学归为政治学的一支。^②

我们不能过度夸大爱奥尼亚知识革命的理性思维已经完全取代之前诗人的神话思维，仿佛 *logos* 与 *mythos* 之间有明显界限。因为如果建立保存典范是古典史学的目的，那神话与历史的界限必然比我们想象的更具流动性。所以认为希罗多德将史学当作理性思维，相对立于荷马及诗人传统所代表的神话思维，那是过度简化。他似乎比较计较的是那些我们可以有比较可靠信息，以及那些比较没有，或者说历史是那些比较可信的，神话则比较不是之间随语境而变动的东西。神话和历史之间的差别只是对相关事件知识多寡的问题。

另一方面，希腊神话都具有高度的“历史性”，时常是关于特定的人、地、

① 或“智者”，Sophists。

② *Rhetoric* 1360a.

时、事物,而非西亚那些不可思议的创世神话(*genesis*)。我们或许要等到修昔底德才会确切赋予 *mythos* 负面内容,用它来指那些为了取悦观众和听众的子虚乌有之事,需要被排除在严肃史学之外。他这种态度也与他强调“眼见”(*opsis*)为凭是获取历史知识的唯一可靠方法有关。但当修昔底德在第一书前半部分交代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前约 50 年(前 479—前 431)的“考古学”部分时^①,他提及神话人物迈诺斯(*Minos*)统治克里特岛,曾握海上霸权(*thsalassocracy*),控制雅典。他大概认为这是比较可信的神话,所以毫不迟疑地采用。同样坚持“眼见”是最可靠见证的希腊化史家波利比乌斯^②也将古代传说理性化。或许古典史家对何谓神话,比我们所想的还有弹性。所以泰密乌斯^③在写西西里及“大希腊”^④史时,甚至会创造出与希腊大陆不同版本的地方神话相联结,经常诉诸古代作家或尚存的风俗、行为或地名来证明他所给神话的可信度。其他存留下来的希腊化史家也大肆使用神话,甚至欢迎神话里出现的不同说法。这些当然和史家会依赖诗人及其他作家作品有关,而这也是古典史家经常会以当今关怀来诠释、利用过去的例证的原因。^⑤ 所以狄奥多罗斯·西库卢斯在他的《希腊史纲》前六章专门交代这些各地的民族志、地理志及“神话”,这就古代史家而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① 这便是修昔底德著名的考古学(*Archaeologia*)。这约 50 年间被称为 *Penteconteia*。波利比乌斯在一到五书那冗长的前 264—前 218 年历史叙述,加上对罗马政治体制的介绍,其实便是这样的“考古学”,提供所要探索之罗马崛起主题的背景。

② *Polybius of Megalopolis*, 约前 200—约前 118 年。

③ *Timaeus of Tauromenium*, 约前 345—约前 250 年。

④ 有关“大希腊”(*Magna Graecia*)的定义及范围,请见第三部分的“西西里及大希腊”。

⑤ *Diodorus Siculus* 5.2.4。

2. 古典史学

古典史学是指从公元前5世纪希腊古典史家希罗多德^①,到公元4世纪下半叶的晚期罗马帝国拉丁史家马西利努斯^②,甚至到公元6世纪上半叶的普罗科比乌斯^③之间,横跨将近千年那数以千计希腊罗马史家所建立的史学传统。在这期间,就希腊方面而言,仅存一小部分作品:除了古典世界三大史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及色诺芬^④外,希腊化时代我们仅有波利比乌斯、狄奥多罗斯及狄奥尼修斯^⑤,而且都不是十分完整。在罗马方面,局面也没更好:萨鲁斯特^⑥、利瓦伊^⑦、塔西陀^⑧以及笛欧^⑨、西利努斯、普罗科比乌斯等之外,其余似乎十分有限。任何重建及评估因此都必然是片面的。其他史料汇集如雅各比(Felix Jacoby)和其他学者续编的《希腊史家残篇汇编》^⑩,以及科奈尔最近出版的《罗马史家残篇》^⑪,会补足一些难得的知识,仍旧留下许多尚待填补的空间。^⑫

古人自己其实已经开始探索古典史学如何发展问题。狄奥尼修斯在

① 约前484—前425年之后。

② Ammianus Marcellinus,约325—330年间到391年之后。

③ Procopius of Caesarea,约500—554年。

④ Xenophon of Athens,约前430—前354年。

⑤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约前60—7年之后。

⑥ Caius Sallustius Crispus,前86—约前35年。

⑦ Titus Livius,前64/前59—17年。

⑧ Publius (or Caius) Cornelius Tacitus,约56—117年之后。

⑨ Cassius Dio,155—235年。

⑩ FGrH(=Die Fragmente der griechischen Historiker)。

⑪ T. J. Cornell (ed.), *The Fragments of Roman Historians* (Oxford UP, 2013)。

⑫ 以下讨论并未处理发展过程不太一样的罗马史学传统(Fornarapassim),但是史学要树立典范及教育精英统治阶层的目的,仍是相同的。

《论修昔底德》^①中认为希腊史学源自地方性史家,以质朴不文的语言来记录乡里习俗传统,包括许多神话成分,加以保存并让人理解。地方志(horography)因此发生在正式史学之前。但到希罗多德时,他不再以一时一地,而是广泛搜集环地中海各处人、地、时、事物,无论是希腊人还是野蛮人,包括大规模的波斯战争,并以修辞性语言来叙述这些数据,成为已具世界史规模的文明史。修昔底德^②认为他前辈的叙述太过庞杂琐碎、毫无系统,方法不够严谨,过度依赖“耳闻”(akoe)来处理一个无法为人类心灵妥善掌握的过度庞杂主题,因此转而将叙述集中在发生于当代的一场大规模战争上。在方法上,他强调“眼见”为凭及严谨推论,排除任何与神话有关的成分。狄奥尼修斯指出希罗多德是古典史学出现的关键人物,而他和修昔底德两人建立了两种主要古典史学类型:通史及专史。现代学者大体而言并不接受狄奥尼修斯的看法,其中最困难的一点可能是无法合理解释希罗多德的创新。

20 世纪研究古典史学史的最重要学者雅各比^③,则将希腊古典史学分作依序发展的五种类型。

(1)最先出现的是“神话写作”(mythography)。他认为公元前五六世纪之交的赫卡提乌斯的《系谱》努力整理神明、英雄及那些自称是他们后代的贵族彼此间的关系,并加以合理化,是最先出现的史学相关作品。

(2)接着出现的是民族志(ethnography)。这是专门研究各地风土民情以及介绍自然生态的地理学作品。同样,赫卡提乌斯所写的《寰宇志》属于此类作品。

① “On Thucydides” in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Critical Essays* vol. 1 (trans. Stephen Ush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74).

② 生卒约前 460—前 400 年。

③ 1876—1959 年。

(3)编年纪(chronology)。如赫拉尼库斯的《亚哥斯赫拉神女祭司纪年》,虽以区域性的赫拉神女祭司年表来定年,但所记录的不仅是当地,也包括希腊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

(4)最重要的类型是他所认为的“当代史”(zeitgeschichte)。这指那些不再局限于当地,而是书写同时代或直到当时的希腊历史。这种类型是古典史学中最重要,包括:①关于作者当代的历史;②从希腊观点出发的历史;③包括尽可能多希腊地方的泛希腊史学。

从这个观点来看,如果希罗多德作品前半是地理志及民族志,那7—9卷的《历史》则是雅各比所指的“当代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则是这种类型历史最完美的成品。^①一些作家在他之后延续他在前411年未竟的历史,接力记录史家当代在希腊发生的事件。但这种类型又继续发展出以特出之个人为中心的历史,如泰奥庞浦斯^②的《菲利浦传》(Philippica)。

(5)最后才出现地方志。雅各比认为这是基于地方意识,对如希罗多德那种泛希腊文化的反应。所以狄奥尼修斯认为最早出现的地方志,在雅各比则是最后。

依照雅各比的说法,希腊古典史学的关键点是在赫卡提乌斯、希罗多德及修昔底德三人身上,特别是希罗多德;这推论其实无异于狄奥尼修斯的。(1)到(3)的作品都极为残缺,都可在希罗多德作品中推论得知;而修昔底德的完美当代史又是从希罗多德发展出来的。这样的发展模式有很明显的目的论(teleological)倾向,而且古典史学在很短时间便发展且臻至

① 甚至有人称为“战争专论”(war monograph),请见 Rood 的介绍。

② Theopompus of Chios, 约前 378/377—前 320 年。泰奥庞浦斯说波利比乌斯(8.11.5—13)大肆反驳他对菲利浦的批评,这似乎导致 Connor 称呼泰奥庞浦斯的历史是“没有英雄的历史”;也有人认为泰奥庞浦斯开启史学里的强烈说教角色。两个说法都没太多根据。

完美,将这完全归于希罗多德个人,似乎将古典史学发展与希罗多德史家个人发展画上等号,忽略了我们之前所强调的古典史学其实来自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另外(4)的当代史概念或归类好像过于庞杂笼统,必须强加解释,才能包括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写作类型,如世界史,因为世界史只能被视为混合许多次类型(sub-genres)而成的历史书写。又例如,写作风格、理念及方法最像修昔底德的波利比乌斯,他的主题是极为复杂及广泛的罗马帝国崛起,而非以一场战争为主题的“当代”“世界史”,那雅各比会归类到哪里呢?

古典希腊史学确实十分早熟,发展不久后立即攀上巅峰,不到百年便出现三位经典史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及色诺芬。^①这样的结果使得学者经常以这三大史家为标准,来衡量其他时代的史家,让之后整个古典史学史看似一部史学“衰亡”史。这是不公平的简化。希罗多德开创了一种在主题及空间上较为广泛及具包融性的史学论述,相对于修昔底德要求主题范围明确、方法严谨的当代史,这两人各有继承者发扬光大。修昔底德作品在前411年中断后,色诺芬以《希腊纪事》(*Hellenica*)接力,将叙述拉到前362年。延续修昔底德的还有泰奥庞浦斯(写前411—前394年的历史)、克拉提帕斯^②(前410—前394年)以及草纸残篇《奥克西林克斯希腊纪事》(*Hellenica Oxyrhynchia*)史家。^③

但即使书写当代史的泰奥庞浦斯,也随即以马其顿的菲利浦二世^④为中心,写作《菲利浦传》,论及当时东地中海各地的历史。该作品常被归类

① 约前430—前354年。

② Cratippus, fl. c. 375。

③ 这些继续修昔底德的历史常称为 *Hellenica* (大意为“Greek things”)或是 *perpetua historia* (continuous history)。

④ Philip II of Macedon, 前382—前336年, r. 前359—前336年。

为“世界史”(ecumenical history)。稍早之时,埃弗鲁斯^①已经写作了从“赫拉克勒斯子孙返乡”^②到当代的公元前340年等共计三十卷的第一部世界史^③,颇受重视及肯定。埃弗鲁斯的世界史还涵盖近东及波斯,甚至纳入目前为止未受希腊大陆充分重视的西西里及大希腊历史。这样时空规模的历史当然已经不是主张眼见为凭的当代史所能做到的,而是必须综合其他研究成果而建立的史学新论述。雅各比的归类似乎无法清楚解释这已经蔚为宏观的发展,特别是世界史这样的历史文类。

世界史在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势不可当。亚历山大东征大大扩张了希腊人的居住空间(oikoumene)^④,带来许多以亚历山大个人为中心的世界史作品,如凯利昔尼斯^⑤、托勒密^⑥以及克莱塔克斯^⑦等“亚历山大史学家”,以及他过世后所形成的希腊化世界,如当代见证人海洛尼姆斯^⑧所写的亚历山大后继者时代历史。在西方我们有西西里及大希腊的最重要史家泰密乌斯^⑨:他除书写希腊人在西地中海的历史外,也借着研究亚历山大表弟皮洛斯^⑩,首次将罗马介绍到希腊史学中。^⑪ 泰密乌斯在编年上正式使

① Ephorus of Cyeme, 约前405—约前330年。

② The Return of Heraclidae, 亦即古希腊史常提及的“多利安人入侵”(The Dorian Invasion), 埃弗鲁斯订年在公元前1069年。

③ 最后一书是由他的儿子 Demophilus 完成的。有关 Ephorus 之介绍,可参考 Pownall 的作品。他的希腊史成为《世界史纲》从前480年到前340年历史的主要根据。

④ 原意为 wherever it is inhabited, “凡是人居住的地方”。

⑤ Callisthenes of Olynthus, 约前360—前328年。

⑥ Ptolemy I Soter, 约前367—前283/前282年。

⑦ Cleitarchus, 活跃于公元前4世纪末。

⑧ Hieronymus of Cardia, 约前350—前250年。有关史家生平及他和攸门尼斯(Eumenes)的关系,请参考 Jane Hornblower 的作品。

⑨ 约前345—前250年。

⑩ Pyrrhus of Epirus, 前318—前272年。

⑪ 皮洛斯在前280—前275年与罗马人的战争结果,震惊了当时希腊化东方最占优势的托勒密二世,使他特别遣使致意。

用“奥林匹亚会期”(Olympiad),更成为世界史在时间轴上定位事件的标准纪年方式,被波利比乌斯及狄奥多罗斯等广泛采用。

3.何谓世界史

所以亚历山大开启的希腊化(Hellenistic)时代提供世界史这类型史学写作的环境,古典史学的“世界史”(koine historia 或 katholike historia)的定义为何?古代史家除了波利比乌斯外,好像都觉得这顾名思义,无须解释。^①一般而言,古代世界史史家被认为是 ta katholou graphein(to write generally)或写作 koinai praxeis(universal events)的史家^②,是指那些写作从“最早”时间直到当代有关他们所知之世界的所有历史的人。这世界史的概念当然同时涵盖时间及空间两方面,因此世界史写作在实践上出现两种类型:

(A)涵盖所有已知世界以及从“最早”时间到史家当代,即空间及时间都是“普世性的”(universal);

(B)限定在一段时间之内,但在空间上是普世的。

(A)及(B)都可以说是从希罗多德那里得到的灵感。埃弗鲁斯、狄奥多罗斯及奈科劳斯^③是属于(A);泰奥庞浦斯、波利比乌斯、波赛多纽斯^④及斯特拉波^⑤则是(B)。上述所有学者当中,仅有狄奥多罗斯及波利比乌斯有较大比例作品留下,其他人仅幸存残篇,无法有较完整理解。

根据学者的研究,开创世界史的埃弗鲁斯,面对如此庞大的数据,似乎已经为这种世界史的文类立下一些规范。

① 波利比乌斯曾提及埃弗鲁斯“epibeblemenon ta katholou”,但狄奥多罗斯也提及希罗多德的作品是“tas koinas praxias”,而狄奥尼修斯则是 koinen Hellenikon te kai praxeon historian。

② 有关不同的世界史指称方法,请见 Scafuro 的文章。

③ Nicolaus of Damascus,生于前 64 年,卒年不详。

④ Posidonius of Apamea,约前 135—约前 61 年。

⑤ Strabo of Amasia,前 64/前 63—约 24 年。

(1)首先,世界史史家无法像修昔底德依据“眼见”来进行写作,而需依赖研究及整理他人的成果^①,所以在叙述上越是古远,史家会越简略,但越近则越详细,因为在这年代靠近的部分是可自行研究,甚至亲身见证的。

(2)狄奥多罗斯(5.1.4)提及埃弗鲁斯依据 *kata genos* 来处理史料。^②该词可解释为他依据地理区域来处理该区域所发生的事情,然后再移到下一个区域,以此类推。这样的安排不像修昔底德以时间为主要参考架构,将同年内发生之各地事件一起叙述。埃弗鲁斯这样依区域轮流叙述的安排较让人容易理解事情发生经过,且化解在年代上的问题,因为史家在奥林匹亚年纪年系统流行之前,可以利用适合于所叙述之区域的编年系统来组织事件先后。波利比乌斯即使在编年上可以依赖奥林匹亚会期来统合协调当时已知世界各地所发生之事,但他的世界史还是依照 *kata genos* 原则,以两年为单位,依序从意大利、西西里、西班牙、阿非利加、希腊、马其顿到亚洲和埃及的逐区域叙述,然后跳两年再循环一次。我们可以推论古代世界史写作在组织史料上,空间或区域是优先于时间或编年架构的。

(3)埃弗鲁斯在每本书开头会附上前言,交代该书主旨以及方法,将繁复的内容做提纲挈领的说明,而狄奥多罗斯会效法这点。

(4)最后,埃弗鲁斯虽据说是雅典演说家伊索克拉底^③的学生,他强调史学写作远比演说词需要更多心血,也似乎为狄奥多罗斯在《希腊史纲》中以演说词会破坏阅读经验为由,将这成分降到最低的程度,提出了部分辩护。

在世界史写作上,我们一直要等到希腊化时代的波利比乌斯才看到一

① 例如,埃弗鲁斯是依赖赫卡提乌斯及《奥克西林克斯希腊纪事》史家。

② “根据类型”,或 *kata meros*“根据部分”皆有出现;*genos* 或 *meros* 似乎可指主题或事件,但“地理区域”似乎最可能。

③ Isocrates, 前 436—前 338 年。据闻埃弗鲁斯与泰奥庞浦斯同为他的学生,但似乎不可信;强调该修辞家对这两位史家以及之后史学在修辞上的影响,请见 Scanlon 的文章。

位足与雅典三大古典史家平起平坐的作者,而且也是唯一对世界史概念有所阐述的史家。波利比乌斯坚持修昔底德的原则:认为历史必须亲自见证才算数;史家最好有实际参政、作战经验才有意义;能亲临书中描绘地方或战场,更是加分。他主张从奥林匹亚 140 会期(前 220—前 217 年)开始,因为罗马崛起,当时已知世界各地所发生的事件开始全部“纠结”(symploke)一起,互相牵动,往罗马建立主宰世界的方向前进,他认为这时机才是真正世界史的开始^①,而非只是单纯横亘古今,将所有已知之处的历史全部写下。他这段话,让何谓世界史的意义更为清楚:

我的历史始于奥林匹亚 140 会期第 1 年即前 220 年。这个奥林匹亚会期开始的事件有这些:前 219—前 217 年在希腊是所谓的同盟战争,最先由马其顿菲利普五世……联合阿凯亚人对抗艾托利亚人;前 219—前 216 年在亚洲则是为争夺叙利亚所发动的战争,发生在安提阿克斯三世及托勒密四世之间;前 220—前 201 年在意大利、阿非利加以及邻近国家则有罗马和迦太基的战事,这被大多数史家称为汉尼拔战争。这些事件是在接踵西赛昂之亚拉特斯回忆录所记录事件之后发生的。^② 在早先时候,已知世界的事件(*tas tes oikoumenes praxeis*)可说是由一连串不相干事件组合而成,其发生缘由以及结果之不相关联,有如它们散落不同地方般相隔阂。但从这时机开始,历史宛如变成有机整体(*oion ei somatoeides*)。在意大利及阿非利加的事情与亚洲及希腊发生的纠结一起(*symplekesthai*),其中所有事件发生关联,导

① 他也如修昔底德一样,在进入主题前先写下十分详细冗长的 *archaeologia*,上承泰密乌斯在前 264 年停笔之处,详细交代第一次迦太基战争起到前 220 年之间的历史,而在第六书才正式进入他的世界史。

② 所以波利比乌斯也指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写 *historia perpetua*,只不过亚拉特斯(Aratus of Sicyon)的历史是个人政治回忆录,会是哪种意义的世界史呢?